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事而相關異設施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政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

差也譬如人之殖産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實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産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府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讐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盗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

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根本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

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為齊乃無一城為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以循致而至於此者何也葢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鱓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

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虵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貴百官庶府非不具然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虚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宫之奇之在虞諸

侯不敢侮此以名節為重也管仲用而威公霸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徳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於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於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畧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嘆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

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之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國之患莫大於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

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益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於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

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為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於賢不肖俯

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羣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為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為尊卑而不敢犯何為而然也葢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

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强内有大臣之變泯絶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

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
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
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勤効死之臣
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
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葢嘗觀苻堅
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
而無所歸葢嘗求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僅得其說夫
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

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徒雖其甚强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强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

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而不貧則不可其言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强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

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傍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

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豫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邪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横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

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

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於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絶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

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孽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為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

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内嬖淫佚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

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

不我拒也然禄山之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羇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揺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蔽方禄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獨守空虚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禄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禄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軍之於河陽而思

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為也祿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為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為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

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為聽故不忠將之不足以立功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於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則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為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

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為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為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為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為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

享泰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為爾哉葢其股肱肘臂有為之出死力以為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為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為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為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

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為裂地而誅相通則安在其為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貪也而後肯役於富惟賤也而後肯役於貴故兩貴不能相役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彼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

遣之者耶使彼彼過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内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於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出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爲重裔為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隷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

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虢皆明安危曉利害强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

且富貴事敗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繫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益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塘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塘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塘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

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五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夏狼狽客死於路大勞甚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

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

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内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禄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名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

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羇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

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懔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

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

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具可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

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

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慢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益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

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文皇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於言不足而意有餘未甞為外貌觀美繁於詞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

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常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

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誠予謂或有之

高宗論

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羣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葢有以自衛者彗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

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欺敍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為言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輿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奸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為也躭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

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内干戈碪鉞未嘗絶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説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没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説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摇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奔於陜然國遂以定

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尤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比而幸陜之後堅坐不

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然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横也則殺之程元振之

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擅權於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奸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者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潛有鞭撻海内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

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於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旣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内略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悦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弊於田悦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叛然

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立倔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懐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

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强而我不若也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攖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

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僨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令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以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角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

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於敵則謀之力倍於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葢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温之强覩冒矢石與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葢終朱温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於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

其盤桓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常慼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於殺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抉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於莘劉鄩趨黄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

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而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敵其所忌故莊宗所以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

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己者疑若怠惰而無志

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

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别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絶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於聖人

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勝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膂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遷則其禍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

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嘆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於天下之浮説而深悲後世之惑者矣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王之事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於仁義也或曰天下之人不可以好畀而務近而量力之論殆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恐夫無其德

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罪至於可殺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閭之鬭勢有不可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强以為

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恝然而已哉彼誠以為事至於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緦緦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葢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於樂而後為之歟葢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恒弑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隣國之不討賊非

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禄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仲連之所以為賢歟嗟夫仲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禄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

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僞而已矣葢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為賢而不捨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强以為賢故為賢者不難不捨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

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也而後之惑者嘗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鬬葢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

而秦遂以强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葢始皇之亡自商君啟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繇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

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壊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

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予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於死其求報於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審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説之士徼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慁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於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於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

心而自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不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客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於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攖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

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之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於宮闥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

言葢無足恠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葢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葢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産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産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葢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

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盖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産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吴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茍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

化推移膚得而制之哉吾悲吴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輔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葢游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從張儀必於横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雖孺子知其不

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常見為從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横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從者不敢横雖見横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强其所不親横者不敢從雖見從之利亦不敢陳而强詞以亂之是譊其所不怨强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譊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交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間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

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從横者危道也横常負天下之責從則任天下之咎故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横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從横者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横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逸然則軫者說士之巨擘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樂毅論

予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并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

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讐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於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於外覩所降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

應接亦已勞矣故頓於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攻取之計而騎刼代之矣繇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則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明信而有意於王業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於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於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不必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

守即墨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抜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事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田横論

予讀田横傳横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

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末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人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於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

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内外構禍高祖奔走不息而後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而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
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已故可
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節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
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
於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
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閭里
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
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

此朱家郭解冀土之餘也何足道哉

平勃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謨謀勇力皆足以過絶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吕后患帝之際彼吕后者乃一婦人提禄産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吕

后禄産之庸人此無以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慑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禄産何其易也而不敢易也葢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刼酈寄説呂禄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禄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産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禄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

疑之夫使呂禄之棄北軍無以異於遇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禄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刼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誅項籍而怯於此也葢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

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顧藉也特徼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出於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徼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吕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亡無乃

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於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於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益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

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潁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葢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令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

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

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亦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予觀陳平使人刼酈商使其子說呂禄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嘆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刼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

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於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不可及也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

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還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

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

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使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資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强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向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貴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於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饑而休驅而逐熊其能

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練之戈當虎之衡虎食熊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秉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

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二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因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蕭何論

高祖與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

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葢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

則以奴隷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覊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驕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耳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

何哉至於時人之不援已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侯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茍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

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録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録而不厭盖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録也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葢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覊旅不偶亦思退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獨得其父老

之説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黙黙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葢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畧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為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舐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馘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赦罪幵以離其

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

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

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殺也數矣蟊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家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勲而不足于名高輕俠慨慷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

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繇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

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藉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可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鋭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鋭是數者子儀皆若不及其寛

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仗節死義則惮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而

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賛說大功不録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决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

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必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爾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

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八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邴吉論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

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徼幸矣謂之真憂邉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徼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熊豈獨憂邉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

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

宣帝於死䖏絶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

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儌幸之

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

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

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

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頼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變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隂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此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於董賢或廹於王莽

使爲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骾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强而無内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内亂然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鬬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吴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

既死姜維持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畧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内侮其獘也内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内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難非極獘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遵

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兵戈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石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

而為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内侮桓溫桓玄之倔强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淩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

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强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遯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

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傚幸茍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有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讐明也通不

負其所事而捨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讐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詇夫盜儒茍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

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

於禮樂之際齋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

凶谷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

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謏夫盜儒又從

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旣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

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

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

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

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徇其君予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

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説偷風督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拚以匹夫之

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茍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釆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

吐蕃為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太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盖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而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

而田承嗣之滕獨為尚父屈歟此於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逺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列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羌氐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

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

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於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

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郭誼為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强藩叛臣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為慮蓋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慨嘆又結成其往來之迹

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
僧孺緜比遂竄德裕於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
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没南荒非偶然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九